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丹〕彼得·P·罗德 编 姚蓓琴 晏可佳 译



涵芬书坊 014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涵芬书坊
014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丹麦〕彼得·P·罗德 编
姚蓓琴 晏可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 (丹) 罗德编 ; 姚蓓琴, 晏可佳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4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10719 - 8

I. ①克… II. ①罗… ②姚… ③晏… III. ①克尔凯
郭尔, S. (1813~1855) — 日记 IV. ①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21075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丹〕彼得·P. 罗德 编

姚蓓琴 晏可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719 - 8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46.00元

The Diary of Søren Kierkegaard

本书根据 *The diary of Søren Kierkegaard* (edited by Peter P. Rohde,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3) 翻译，并根据 *Papers and journals: a selectio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notes by Alastair Hannay, Penguin Books, 1996) 做了部分增补

中译本序

姚蓓琴 晏可佳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年），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关于这位欧洲存在主义先驱的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做了大量介绍和研究；9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因此，在这篇序言里，我们只是概述一下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主要介绍克尔凯郭尔的日记以及日记与他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和宗教思想

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比尼采还早几乎半个世纪。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属于当代的。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他就提出了当代存在主义所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术语，例如个体、热情、畏惧、绝望、自由、选择等等。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始于他对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他对于黑格尔以理性手段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甚为不满，讽刺那些哲学体系的构造者们是这样一些工匠：他们营造了辉煌的宫殿，自己却蛰居在旁边的小屋里（日记，第123条）。他认为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结论只不过是过去哲学家早已得出的结论，并且是引为出发点的。哲学的关

键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去寻找真正的存在。这个存在不包括外在的存在，因为外在的存在这个问题已经由自然科学解决了。但是自然科学不管多么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本身的存在即内在性问题，而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内在性，这就是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克尔凯郭尔推崇苏格拉底，在于他认为苏格拉底虽然出生在耶稣基督之前，但是他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辩证方式最能够体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日记，第185条）。可见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话语一开始就同基督教的神学话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哲学和神学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这是克尔凯郭尔思想一个重要特色；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

因此，正是以宗教为最后的归宿，克尔凯郭尔提出了孤独个体和人生三阶段的思想。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性不是外面强加给他的，而是个体存在本身所决定的。个体存在本质就是孤独。因为，虽然每一个个体存在都是历史的、现世的，并且被给予了种种现成的行为模式，但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能由另外一个个体越俎代庖。选择什么是可以参照的、相对的，但是选择本身是没有参照的、绝对的。所以，选择就是选择孤独、就是孤独地选择。

孤独个体这个范畴不仅昭示了个体和自己之间、个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昭示了个体和上帝的关系。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上帝是一个绝对，构成了对人类的要求，因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前提。但是上帝和个体、绝对和相对、无限和有限是无法沟通的，两者之间存在一条人类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在上帝面前，人是孤独的。只有处在孤独中的

人类才能和上帝保持交往。

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每一个个体处在各自不同的境界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也是人与上帝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过克尔凯郭尔特地强调，阶段一语不仅指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还指人的存在方式、状态或者境界；从个人的主观方面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观。这就是他著名的人生三阶段说。

审美阶段实际是指一种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处在这个阶段的个体，浮生若梦，只是及时行乐，毫无道德责任感。这人表面上无忧无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他不能真正享受人生，因为生活在他眼里始终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第二个阶段比较前一个阶段要高级一些。因为那人认识到审美阶段归根到底是令人绝望的，所以他要寻求另外一种根据一定生活准则行事的生活方式。他遵守这样一些道德准则，也希望别人能够同样遵守，从而使它们在日常生活里普遍化。因此他是凭借理性生活，而理性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是低一级的。

宗教阶段实际上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只有达到宗教境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完人，才能展开孤独个体的丰富内涵。个体达到宗教阶段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上帝，这种服从乃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和理性没有一点关系。换言之，克尔凯郭尔使得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里获得了最高层次的意义。就人而言，信仰是第一位的，理性是第二位的。再没有比“我信……”这一表达方式更高级的了。“不是理性产生了对上帝之子的信仰，而是相反，对于上帝之子的信仰构成了证据……安身立命，绝对地在一种信念当中安身立命，仅仅意味着信念本身就是证据、“见证”和信念之原动力。”（日记，第231条）

因此信仰本身用不着理性去求证，也不需要理性作为它的根基，

信仰根本上就是不可理解的。毋宁说，信仰就是建立在相信信仰之不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信仰上帝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起源于一个最大悖论，就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上帝竟然也会道成肉身，成为暂时的、时空以内的存在。人面临的这个悖论，看似荒谬，却是真理，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本身真正所处的境地。

人类直面上帝的根本处境使得实践基督的教导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涵。在这里，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重复，就是一个人仅仅把信仰放在内心或者口头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把他所陈说、所告白的付诸实施，在实践中得到重复。

克尔凯郭尔强调信仰对于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是自马丁·路德以来新教神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把信仰理解为一种存在方式，对“因信称义”的内涵做了一种存在主义诠释，使得做一个基督徒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把基督教的原则当作绝对要求接受下来，一方面还要实践基督教的绝对要求。显然，克尔凯郭尔强调前者，不仅在哲学上是对黑格尔主义的否认，而且在神学上也是对托马斯主义传统的超越；强调后者，则是对欧洲基督教世俗的一面做了无情讽刺和批判，认为欧洲教会只注重礼仪、强调布道和教阶制，却不关注灵魂的状况，只会败坏基督教世界。他曾经不无嘲讽地说：在丹麦已经没有什么基督徒可言了。正如本日记的选编者、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彼得·罗德在《索伦·克尔凯郭尔》一书所总结的那样：“克尔凯郭尔对于官方基督教的攻击影响甚广，也许使丹麦教会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就是她比当今世界上任何教会都更少一些制度化。”（第148页）不仅如此，他的思想对于当代西方神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他强调基督教的内在性原则，把信仰建立在人与上帝的不可沟通上，实际上突出了人类自我的意义，对于20

世纪一些神学流派，例如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是有所启发的。

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和他的日记

克尔凯郭尔一生没有参与过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年轻时在丹麦境内的西兰岛和与丹麦隔海相望的瑞典做过一些旅行、两度赴柏林游学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哥本哈根和周围地区，平时就靠着父亲经商暴富留下的大笔遗产，过着异常艰苦、孤独的写作生活。

在他的个人生活史上曾经历了两次个人感情上的重大波折，一次是他父亲去世，另外一次是他与女友蕾琪娜分手。他只活了 42 岁，却一直笔耕不辍，从他发表第一篇论文《对妇女卓越才能的再次辩护》（1834 年），到 1855 年 9 月 3 日《上帝的不可改变性》发表，在最后短短的 14 个年头里，几乎年年都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和各种内容的论文问世（参阅本书所附“年表”）。但是，这些作品并不为世人所理解，常常是一经发表就立刻遭到社会的大肆挞伐和无情嘲讽，有些连出版都成问题，加之他晚年经济上的拮据，有时逼迫得他都想要改行去当牧师。

在克尔凯郭尔的写作生涯中，除了大量以假名或真名发表的正式出版物之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日记（*Papers and Journals*）。近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齐了英译本《克尔凯郭尔文集》。这套文集共 26 卷，其中仅日记就有 7 卷。因此，从克尔凯郭尔的著述生涯的整体来看，日记无疑是我们认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

克尔凯郭尔从 21 岁开始写日记，直到去世的 1855 年，一直没有间断。后来，人们在整理他的公寓时，除了大量的文稿之外，还整理出了 7.5 万条长短不一的日记。它们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无非关于饮食起

居、亲朋往来之类生活琐事的记载，偏重日常琐事对于他的心灵产生的影响，数量较少；第二类与他正式发表的作品有关联，有些就是这些作品的摘要，克尔凯郭尔认为这些摘要比较重要，经常进行一些评论；第三类是具有学术性的文稿，主要是对于一些神学、哲学和文学的思考。

因此，就克尔凯郭尔的著述生涯而言，日记和著作两者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同样的思想在日记里表现为片断的、格言式的甚至是跳跃的，丝毫不顾及逻辑推演，因而给读者的印象更加具有穿透力，而在他的著作里则可能显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具有一种精巧的外表；日记往往是他思想的酝酿阶段，而他的著作则表明这些思想已臻于成型；我们在日记中照面的克尔凯郭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呼之欲出，更加接近于他本人，也更接近于读者，而著作里的克尔凯郭尔则更像一幅古典式的肖像画，可以挂在墙上欣赏，却总有不能融入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感觉。如果不直接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就不能把握住他的思想脉络，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不直接阅读他的日记，或许就根本无法读懂他的著作。

克尔凯郭尔著作的各种中文译本已不少见，但是，往往“译”出多门，有的主要术语并无统一的译法，这自然给本日记的翻译带来了一些困难。又因译者不识丹麦文，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不得不设法找到不同译家的不同版本，从字里行间挖出同一条日记的不同译法，相互比较、揣摩，力求达意，复求传神，有时为了使译文能够确切表达出作者的原意，确实到了踟躅旬月的地步。尽管如此，译文中的疏漏、错讹之处必不在少数，甚望著译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教。

2002年5月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再版补言

姚蓓琴 晏可佳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1992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收入《名人名著译丛》，2002年又收入《鹅毛笔丛书》重版。承蒙商务印书馆之美意，再度出版，足见我国学术界和读者，对于这位丹麦哲学家及其著作的持久兴趣和喜好。作为译者的我们，在心灵上亦甚感安慰与满足。

这次重版，除纠正若干错译以及一些语句的问题外，整体上未做太多改动。多亏了因特网的普及，使我们能够对于该书的原选编者彼得·罗德的学术生活有了一些了解。

兹概述如下：彼得·普莱斯勒·罗德（Peter Preisler Rohde，1902—1978年），丹麦作家和文化历史学家，著有《1900—1947年的英国文学》（1948年）、《希腊文化史》（1948年），曾经担任丹麦文学杂志《风中玫瑰》（1954—1958年）的联合主编。罗德早年思想左倾，著有《文学和资产阶级》（1934年），1938年加入丹麦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德国对丹麦的占领。战后因不满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与丹麦共产党发生激烈论战。转而专注于克尔凯郭尔研究，出版《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955年）和《克尔凯郭尔日记选》（1960年）。1962年至1964年间罗德担任《克尔凯郭尔文集》的编辑工作。我们还需补充的是，《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的英译者为吉尔达·安德森（Gerda M. Andersen），生平

不详，只知曾经出版《学说丹麦话》一书，无疑熟稔丹麦文。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此书的英译本亦得美国读者的认可，于 1988 年、1993 年两度重版。

自《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的翻译至今已逾 20 年，期间克尔凯郭尔的翻译和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注重；尤其是 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丹麦克尔凯郭尔研究所共同出版 10 卷本《克尔凯郭尔文集》，每本皆从丹麦原文译出，倘能全部出齐，当是一件学术界的盛事，必将推动克尔凯郭尔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译者识于 2011 年国庆节前夕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我死以后，没有人能够在我的论文（那是我的慰藉）里找到充满我一生的根本所在；也找不到写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它解释了我的一切，常常使得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眼里却举足轻重，或者相反，世人趋之若鹜之事，于我却毫无意义——在我将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之时。

原编者序

彼得·P. 罗德

不幸的读者倘若独自闯入克尔凯郭尔那些卷帙浩繁、读来极为费力的著作，便有陷入迷津的危险，且终将失去勇气。倘若有人请教克尔凯郭尔本人，无疑他会建议新手可从他的《布道词》入手。这些书系作者具真名出版，是他正式举荐给公众的，而他用笔名出版的作品似乎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并非人人都遵循他的这条建议，全世界还有许多读者满怀兴趣地钻研着这位丹麦思想家和宗教人物的作品，大多数人觉得他的匿名作品更有吸引力。其中《非此即彼》和《人生道路的诸阶段》两部著作最容易读懂，但是篇幅过长，尤其对于在校学生而言，它们几乎不能被当作研究这位哲学家的入门作品来读，而加以删节又会把它们弄得支离破碎。可是，那些篇幅较短的著作如《反复》、《恐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由于它们的叙述方式凝练、集中，充满睿智，对于那些尚未摸清作者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及与我们当代极其疏远的那个观念世界的学生来说，完全是不可索解的。上述想法可以说正是很少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在课堂里讲授克尔凯郭尔的缘故。

然而，尚有另一种理解克尔凯郭尔的途径。克尔凯郭尔著述甚丰，远不止他曾公开发行的大约 5000 页的著作。此外还有他的日记，篇幅约有已出版作品的两倍之多。他养成一种习惯，没日没夜地面对日记吐露他的心声，日记构成其作品的一种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它们为他的著书

立说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背景，使我们得以目睹这一具体过程。它们把我们带到这位思想家面前，仿佛他还活在人间，隐隐约约、时断时续地勾勒出他的生平，从而构成了某种比一部传记的内涵更丰富甚至是有不同的、事实上某种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东西。正是日记的时断时续的特点，使我们免于追求那些已完成作品所强加给我们的注重其整体性的责任——因为那种整体性并不存在。但是，从其 8000—10000 页的文字里撷取约摸 150 页包含有真正实质性内容的精华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编者成功地完成他的编选工作的话。

就克尔凯郭尔而言，这部日记具有一种特殊作用。首先，它们使他得以直接从他那被幽闭着的情感当中解放出来，这些情感在他那里比在其他大多数人那里更凝重、更激昂，其中缘由部分是因为他的天性曾经遭受极大的压抑，不能向别人倾诉；部分是因为他在其他作品里避开读者，藏匿在笔名里，不想向任何人倾诉。这和他所深信不疑的一种想法不无关系，即一个人切不可向人直抒胸臆，而应像苏格拉底那样以间接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以使那些听他演讲的人，不至于成为他的感召力的牺牲品，而是在他的促动下独立地进行思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基督教的绝对前提。

心理学家可能会把这一现象大致看作克尔凯郭尔性格内倾而不愿与人进行直接交往的证据，并且根据克尔凯郭尔在孩提时代所受到的种种影响而做出一番解释。我们则应力避凭借一两个自己所偏爱的观点而企图对克尔凯郭尔加以分门别类。这恰好说明，没有人比克尔凯郭尔自己更能够了解他的病症，没有人比克尔凯郭尔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前因后果的描述更简洁明了。

日记还有第二种作用。克尔凯郭尔在日记里能极其深思熟虑地诉

说，不必采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的确，他写日记是为自己一人从中获得满足；但是散见于日记前前后后的某些段落表明，他经常抱有一种想法，预见到在他死后，日记会以某种方式为广大公众所知。所以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每一页他写过的碎纸片，不过也要注意，他情绪激昂时草草写下的某些东西后来也被抽走了。于是，在日记里经常出现断裂，而且往往出现在他透露的他称作他的生活秘密、秘密注解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他心里明白这日记到将来某个时候会公之于世的情况下，这些花招儿才是有意义的。他想到自己死后读者就可以和他进行直接的交流，这于他不啻是一个安慰。因为在日记里对于他种种行为的动机，不是旁敲侧击，而是直言以陈，他提供了理解他的生平和著述的钥匙，可是他仍有所保留，没有提供理解那些在他内心周围构筑的诸多建筑的钥匙而使我们得以登堂入室，确保我们对他有完整的了解。

尽管做了此种保留，日记仍然构成克尔凯郭尔著作的一部天然的导论。其间，他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可在他的作品里找到的用比较神秘、比较哲学化的术语所表达的思想。目前这个选本即旨在突出日记的导论性特点，以尽可能多的日记节选概括并且诠释克尔凯郭尔在他的著作里像一个以一根小棍把坛子玩于股掌之上的中国魔术师那样轻松地运用的概念和观念。这迫使我们做出比读者可能需要的、比编辑必然需要的更为详细而众多的注释^①，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过去哲学时代的术语和概念并不能直接为 20 世纪的年轻人所理解。然而，在这些不太熟悉的现象上面花费一些时间还是值得的。那个时代人人精通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这是他们的长处。而我们却不然。我们可以从克尔凯郭尔学到这

① 本书注解较多，有原丹麦文《日记》选编者的注释、“英译注”和“中译注”。除特别说明的注释以外，其余未加说明的，均为选编者注。——中译注